宋蜀本

孔子家語

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文書局精要
涵會文堂

孔子家語序

王肅 誤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予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言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未喪斯文故今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

文故今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説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説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説舜之文非説堯孔子説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家語十卷提要

魏王肅註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侍事跡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余所論有若重規疊矩云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記稱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孔穎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

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於成王冠辭故删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条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傳本頗捴故何孟春所註家語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燉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為近古者矣

篇目

卷第一

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昏解

儒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第二

觀思　三恕　好生

卷第三

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辯政

卷第四

六本　辯物　哀公問政

卷第五

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第六
五帝　執轡　本命解　論禮
卷第七
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第八
冠頌　廟制　辯樂解　問玉　屈節解
卷第九
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第十
曲禮子貢問　子夏問　公西赤問

孔氏家語卷第一

王肅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名）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九十食各以漸加異也）強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不彫僞無文節不詐僞已上養生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爲之）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不植松栢以起坟上送死之節）行之一季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則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魯國何如

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季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宜其性）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相子曰（相子平子之子）貶君以彰己罪

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益民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畧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哀公六年齊滅萊）以兵鼓譟（譟子劫切）劫定公（萊人齊之東夷）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言此）敢以兵亂之（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盟誓之神）為不祥於德為慆（慆徒同）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熒惑也）○烏迥切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魯大夫名）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齊有汶陽田本魯界）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故舊典也）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者）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象似兩切）不出門（犧象尊名）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粢糈也（粢穀之不成者糈米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也）用粢糈辱君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翟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陽在魯界按春秋傳及史記鄆讙龜陰為三邑今讙亭龜山及鄆皆在汶此並併汶而言之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三家魯大夫皆桓公之後孟孫懿子何忌慶父後叔孫州仇叔牙後季孫斯季友後）請皆墮之乃

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季孫叔孫孟孫之邑時叔孫州仇先隳郈）叔孫（輒以庶子故）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季孫斯將隳費宰公山弗擾與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定公）與季孫（斯）仲孫（孟襄子弟何忌）叔孫（州仇）入於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季孫宿所築臺）費人攻之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音劬）須樂頎（音祈）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敗諸姑蔑二子乃隳費）遂隳三都之城強（其兩反）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按春秋傳將隳成公敛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也隳成齊人必至于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僑不知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飽之）以詐（欺也）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愼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

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其職客不求而有司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也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賢下人乎於是朝政聽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官卯名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忍與切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匹亦切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醜謂非義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聚也側九反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惑也烏迥切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

諧（一作蠲沐）文王（一作太公）誅潘正（一作潘阯）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管仲誅付乙（一作附里）子產誅史何（一作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狴獄牢也猶犴胡犬也善守故以名獄。猶部禮反）執之三月不別（謂辯決其子罪）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嚴也）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則成虐也故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

有愼事言必教而刑也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是先教後刑也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荀子作廢不能以單之單盡也謂黜削也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季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也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一作岸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陀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閑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出不戶牖而化天

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大戴禮作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負倚也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

曾子曰非敢以爲足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棄之不可以取取趣也千木切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